

# 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利好世界

##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格奥尔基耶娃近日第一次以IMF总裁的身份访问中国。10月就任总裁一职的她是在1994年IMF成立以来首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裁，也是继其前任拉加德之后第二位执掌IMF的女性。

在专访中，格奥尔基耶娃首先谈及中国经济。她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至10年来新低的背景下，中国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依然位于目标区间内。她对近一年来中国政府减税降

费、利率调节等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给予充分肯定，对中国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示赞赏，认为改革“不仅有利于当下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升长期竞争力”。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因此中国经济的稳健和健康对世界来说十分重要。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将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业驱动转型。”格奥尔基耶娃说。

在谈到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挑战时，格奥尔基耶娃说，生产率降低和一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些经济体的宽松货币

政策总体而言起到了提振经济的作用，但低利率政策维持时间过长有可能推升投资者风险偏好，从而增加金融系统脆弱性。“IMF将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为成员国提供合理政策建议。”

去年10月以来，IMF已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在今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IMF认为贸易不确定性、制造业疲软、地缘政治风险是主要拖累因素。

格奥尔基耶娃认为，贸易紧张局势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不确定性是企业投资“最大的敌人”。她指出，通过“建设性的磋商”来化解分歧非常重要。她同

时强调，国际贸易体系亟需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当下的经济现实并更具包容性。

在谈到IMF未来改革时，格奥尔基耶娃说，IMF计划于明年启动并在2023年完成第16次份额总检查，希望以此来更好地反映出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

份额是IMF的主要资金来源，IMF定期进行份额总检查。2010年IMF完成第14次份额总检查，这项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2016年生效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但今年的第15次份额总检查在份额调整方面缺乏进展，IMF承诺在第16次份额总检查中再次审视份额的充足性。

新华社记者樊宇 王沛 刘红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 甘茨敦促内塔尼亚胡辞去总理一职 并呼吁利库德集团与他组建政府

以色列蓝白党领导人本尼·甘茨23日敦促受腐败罪名指控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辞职，呼吁内塔尼亚胡所属利库德集团高层人士与他联手组建政府。

甘茨提议先由他出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担任副总理，从而避免以色列一年内第三次议会选举。

甘茨23日在特拉维夫一场记者会上呼吁内塔尼亚胡“尊重以色列司法体系的裁决……尊重以色列大多数人的意愿，那就是他辞职、努力证明清白”。

以色列检察机关21日以受贿、欺诈和背信三项罪名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名在职期间受到刑事指控的总理。

按照以色列法律，政府部长一旦受到刑事起诉必须辞职，总理除外。除非遭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并且上诉以失败告终，总理才必须辞职。

内塔尼亚胡迄今没有辞任总理意向，自称遭受“政治迫害”。法新社预期，他今后数日将不得不辞去兼任的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职务。

甘茨23日在记者会上向利库德集团高层人士喊话，呼吁后者支持他组建政府。“依照现有情况，我呼吁建立团结政府，范围越广越好。”

甘茨提议，由他和内塔尼亚胡“接力”出任总理。“头两年，先由我出任总理，这期间内塔尼亚胡能专注他的法律事务。法庭裁定他无罪以后，他便能出任总理。这是避免举行新选举的唯一办法。”

以色列4月选举议会，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政党共获得120个议席中的65席。内塔尼亚胡尝试组阁，没有成功。第二次议会选举9月举行，利库德集团获得32席，蓝白党获得33席，都没有达到单独执政所需过半议席数。总统里夫林先授命内塔尼亚胡组阁，仍然未果，继而让甘茨组阁。

甘茨20日宣布组阁失败。他23日向利库德集团成员喊话，表明他没有放弃组阁努力。

利库德集团方面暂时没有正式回应甘茨提议。利库德集团议员吉德翁·萨尔23日呼吁这一党派尽快选出新任领导人，继而尝试组阁。

甘茨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 流亡沙特的总理返回临时首都，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实现和解 南北分权成也门新政府现实选择

国际观察 钮松

11月18日，也门总理迈茵·赛义德从沙特最终返回临时首都亚丁。这出“总理归来”的大戏是为了落实11月5日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正式签署的《利雅得协议》的相关精神，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在10月25日初步达成。

## 内斗结束，沙特和阿联酋松了一口气

沙特与阿联酋对也门反胡塞阵营两大主力——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持续数月的内斗感情复杂，最终力促双方实现和解。沙特王储萨勒曼、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也门总统哈迪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主席祖贝迪等核心利益攸关方悉数出席了《利雅得协议》的签字仪式。沙特驻也门大使贾比尔对于该协议得以签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祈求真主，这项协议将是也门进入一个稳定、安全和发展新阶段的好兆头”，并赞扬双方的举措是“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利雅得协议》的核心是南北权力分享，即由代表南方省份的力量与主要代表北方省份利益的也门政府在未来的政府权力重组格局中平分秋色。此外，南方过渡委员会所属武装力量将在60天内被政府军收编。总理赛义德归来之前的11月16日，也门新成立的安全部队也已开始在亚丁执勤。赛义德重返亚丁之后，旋即于11月20日召开政府会议，为组建权力分享基础上的新政府做前期筹备工作。

从安全部队的组建，到流亡总理的归来，再到政府会议的顺利召开，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自今年8月以来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得以告一段落，双方重新走到联手抗击胡塞武装的道路上。尽管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阿联酋两国调停的见证下达成了权力分享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矛盾得到了根本化解，而只是各种势力博弈之后的暂时妥协。胡塞武装的虎视眈眈与也门政府的偏安南方，是催生《利雅得协议》的关键因素。



18日，也门总理迈茵·赛义德当天从沙特返回也门临时首都亚丁，为新政府的组建做前期筹备工作。视觉中国

## 共同敌人让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结束分裂

面对共同的敌人胡塞武装日益加大的攻势，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的“唇亡齿寒”感决定了彼此难以继续“任性”分裂下去。2015年1月，胡塞武装攻占萨那总统府，这标志着该组织不再是一支盘踞北方萨达省的长期被边缘化的教派武装力量，而是开启了攻城略地甚至取代也门政府的道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及其支持者很快与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对付受联合国承认的哈迪政府。尽管萨利赫在2017年12月因胡塞—萨利赫同盟内讧而被胡塞武装击败，但胡塞武装综合实力并未受到较大削弱，政权化的胡塞武装已成为与哈迪政府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从南方过渡委员会与哈迪政府“较劲”不断到《利雅得协议》正式签署的这三个多月期间，胡塞武装针对政府军目标展开了诸多袭击活动，接连不断的武装挑衅使

赛义德尽快归来并坐镇亚丁甚为紧迫。也门实际上已处于南北对峙局面之中，相较于盘踞北部省份且南下动机明显的胡塞武装，哈迪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只是南方阵营的内部矛盾且亟待降温。

也门政府在流亡沙特与迁都也门南方之间更倾向于后者，对于南方势力并无太多回旋余地。自首都萨那陷于胡塞武装之手后，哈迪政府最终迁往临时首都亚丁。亚丁是南也门旧都，也是统一后南方势力及后来的南方地区分离主义的大本营。由于深厚的南北矛盾，也门政府在亚丁处于一种“仰人鼻息”的尴尬状态之中，徒有中央政府之名，一旦与拥兵自重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矛盾激化，被“扫地出门”便在所难免。

也门历史上由于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加上部族和教派的分野，长期未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以后，北方特别是西北高原势力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并压制南方力量，

从政治与经济上对其采取边缘化政策。2009年开始，南方运动开始走向暴力化并公开提出了南方独立的诉求。胡塞武装攻占首都萨那之后，更加刺激了南方运动的向前发展，南方过渡委员会在2017年的成立便是南方势力与偏安南方半壁江山的也门政府的“摊牌”之举。

在分权与流亡间，实现南北分权成为哈迪政府唯一的一项选项。对于南方过渡委员会而言，也门政府流亡国外并不符合其利益，一方面会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和“改变”指责，另一方面也会面临独撑胡塞武装侵袭的“孤掌难鸣”之境。

《利雅得协议》的签署，使得南方过渡委员会一方面通过平等参与也门政府，在国际国内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也门政府的招牌下“借壳下蛋”，不断增强其实力，这对于其在也门版图内的南方自治或走向彻底的分离而言，都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蓄力之策。(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 一非法移民船在意大利海域倾覆 149人获救，约20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新华社罗马11月24日电(记者叶心可)据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4日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23日晚在意大利南部兰佩杜萨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149人获救，约20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意海岸警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说，这艘船并未向外界发送自身位置或求救信号。一位当地居民看到它在风浪中发生险情后，将情况报告给了救援部门。声明说，获救者中包括13名女性和3名儿童。

据意媒报道，获救者告诉救援部门，船上载有超过160人。

兰佩杜萨岛位于意大利最南端，是来自非洲和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前往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中转地之一。

# 玻利维亚国会确认总统选举无效 排除莫拉莱斯再次参选可能

玻利维亚国会23日通过一项法案，确认10月总统选举结果无效，排除辞任总统莫拉莱斯再次参选可能。

法案23日在国会表决通过，认定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禁止先前出任两任总统的玻利维亚人再次竞选总统。莫拉莱斯实际受到排除。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多名议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一党派将推荐新候选人。

路透社报道，法案通过意味着出现化解政治危机的“重大突破”。法案将在反对派推举的“临时政府”领导人阿涅斯24日签署后生效。

玻利维亚10月20日举行总统选举，莫拉莱斯胜选。缘于计票争议，莫拉莱斯失去军方和警方领导支持，本月10日宣布辞职，12日抵达墨西哥避难。莫拉莱斯辞职触发玻利维亚政局动荡。

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反对派议员阿涅斯出任“临时政府”领导人。10月下旬以来，冲突致死至少30人。

由于选举委员会成员在10月总统选举中受到“违规”指认，国会议员23日同意重新组建选举委员会。

法案没有明确下次总统选举日期。只是，众议院23日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选举委员会选出领导层之后12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选举委员会有20天时间确定领导层，因而预期玻利维亚需要在14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即不晚于2020年4月12日。

国会通过上述法案同一天，阿涅斯与10多名示威组织者会面。会面前，玻利维亚政府所在地附近埃尔阿尔托市等地示威者清除多处路障。

包雪琳(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 叙政府军从恐怖组织手中再夺失地 叙库武装与叙反对派的交战进入第二天

卡省北部的希达村附近发生严重冲突。据从属于反对派的叙利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已有13名反对派武装分子、6名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成员死亡。由于双方在交火中都有大量伤者，存在死亡人数继续上升的可能。

另据叙利官方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军队与叙反对派武装扩大了对拉卡省北部艾因·艾斯镇的进攻，造成大量当地居民的出逃。当地消息人士称，土耳其军队正准备在拉斯·艾因东部建设250英亩(约合1平方公里)的军事基地。

叙利人权观察组织称，俄罗斯同土耳其开始谈判，使受土耳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从艾因·艾斯附近占领的村落撤出。根据谈判协议，该武装应当撤出过去48小时内占领的村落，并将控制权交予叙利政府军。有与反对派武装关联的媒体称，土耳其军队24日占领了艾因·艾斯，但被叙利库尔德人否认。

叙利政府军从恐怖组织手中再夺失地。叙库武装与叙反对派的交战进入第二天。

本报记者 孙华

24日，叙利政府军从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手中，解放了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东南部的马希尔法村，而叙利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在拉卡省北部的激烈交火进入第二天。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叙利政府军近来连续轰炸恐怖分子位于伊德利卜省的控制区。在大规模激烈战斗后，叙利政府军重新夺回被“努斯拉阵线”占领5年的马希尔法村的控制权。

叙利政府今年7月收复了伊德利卜省的几个关键城镇和哈马省西北部地区。随着解放更多被恐怖分子占领的地区，叙利政府开始实际控制连接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的国际公路。

而试图控制叙利M4国际公路的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23日开始与叙利库尔德武装在拉

# 快马加鞭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 澳大利亚为何释放“亚洲化”信号

专家视点 周秋君

近日，首届“东盟妇女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这次会议在第35届东盟峰会闭幕后不久即召开，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举办这次会议的除了东盟下属机构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AIPR)外，还有其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

自去年举办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后，澳正在快速脱离长久以来与东盟若即若离的状态，积极寻求双边合作。近期该国的一系列主动作为引人注目，与东盟2014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推出的五年行动计划(2015—2019)即将完成，并将推出下一个更雄心勃勃的五年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启动了与东盟一个为期三年的安全合作项目，前面提到的“东盟妇女信仰间对话”就是其中一项工作。

有评论称，澳大利亚正在释放某种“亚洲化”的信号，尽管澳地理上并不属于亚洲，政治文化上也属于西方。果真如此吗？澳积极支持东盟一体化的机制建设，强化东盟“政治—安全支柱”，恐怕并非“亚洲化”的表现，而是它在动荡的国际形势和变化莫测的美国政策面前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某些更深层次

的战略意图。

**澳在四大安全领域与东盟互有需求**

近年来，澳大利亚与东盟各国已在航行安全、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逐步加强了合作。而在东盟层面，据观察，其合作重点将主要围绕海事安全、网络安全、跨国犯罪，以及妇女和平与安全等四大领域。

首先，海事安全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而东盟在今年6月第34届峰会上也通过《东盟印太展望》将海事合作列为头等大事。根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东盟的合作框架是“基于规则的规范和价值共同体”，澳大利亚将在这一框架下与东盟合作。

其次，网络安全不仅对高度依赖网络的澳大利亚很重要，也是东盟的弱项。第34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呼吁各国落实信任措施，协同建立共同的非约束性规范。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能够对接的东盟机构并不多，主要是位于曼谷的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ASCCE)和东盟—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AJCCBC)。

第三，跨国犯罪，特别是打击人口贩卖，是双方的传统合作领域。澳主要与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高官会议(SOMTC)对接，该机制下设10个独立的工作组，由

不同国家自愿分担领导工作。

第四，妇女、和平与安全(WPS)是又一个重点。联合国WPS议程要求签署方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女孩免受暴力侵害，东盟在2017年通过了一份有关WPS的联合声明，表明其对性别平等的态度。

**加速安全合作背后藏着更深战略调整**

表面上，澳大利亚与东盟合作是为了应对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而背后至少还隐藏着两大战略意图。

首先是瞄准背后的东盟大市场。过去十年，东盟发展迅猛，经合组织报告称，凭借东盟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该地区经济增长在2018—2022年间将保持在5.2%，渣打银行预计，东盟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巨大的投资潜力加上6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无疑有助于澳大利亚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之下分散风险，提振经济。

同时，也有迎合美国“印太战略”之意。作为该战略的核心四国之一，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受到美国利益的牵制。澳去年3月发布“东盟—澳大利亚太基础设施合作倡议”，今年3月又出台《外国影响透明法》，都有拉拢东盟遏制中国的意图。

诚然，这种合作也符合东盟利益。东盟在其“印太展望”中提出了要改善

互联互通、加快海上合作等，并将2019年定为“可持续发展”年，都旨在加强共同体内部合作并争取外部支持。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项目不仅涵盖了东盟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域，也有助于建立区域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东盟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是，澳大利亚急于拉拢东盟还存在一些硬伤。

客观上，双边经济关系并不对等，东盟是澳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澳仅位列东盟第7大贸易伙伴和第5大资金来源地，不论投资或贸易，澳大利亚都比东盟更需要对方。而双方虽然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却在最重要的部门信息共享与协调方面存在很大障碍。

主观上，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澳大利亚经常对东盟国家指手画脚，如干涉柬埔寨党派斗争、指责菲律宾侵犯人权、干涉印尼和马来西亚内政等，与不少国家结下过梁子。

因此，先不论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能否顺利展开，至少可以肯定，澳急于“北上”反映了当前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导致全球秩序改变，以及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对自身安全与繁荣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研究员)

# 埃及发现距今约2700年动物木乃伊



这是11月23日在埃及吉萨省塞加拉地区拍摄的新发现的动物木乃伊以及雕像。新华社